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孝武皇帝

獲一角獸
始以天瑞
紀元

發蒙振落

張騫具言
西域諸國
風俗
大宛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人君即位書元號紀元之事也

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至武帝元至武帝遂有建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為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亦因之而亦因之而改號自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即位書元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年傳元年者何君

祠五時見上卷獲一角獸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疑麟云見四卷於是薦

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燒柴焚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也一元曰建自古無年號始建二元以長星曰光見上

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不朝此書謀反然則銓有所歸矣

母朝不朝見上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感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等如發蒙振落發去物上之蒙振落耳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

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劉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

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見十卷賜治賜自劉死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五月晦日食遣博望侯

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是始者何謹辭也前言罷西夷矣於初張騫自月氏支○西域國在蔥

大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耕田多善

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真田于真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長城見八南接羌隔道隔

烏孫

子真

匈奴

羌

康居

匈奴

大月氏

身毒

霍去病擊匈奴

汲黯諫斬長安令

漢之馬。烏孫康居。每蔡一名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其竹枝。出四川雅州榮經縣山。蜀布。王廬布也。問安得此。曰。市之身。音乾。毒。一名天。今稱天竺。蓋身。轉為竹音也。其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一卷。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見上卷。發間諜。使離間嚴。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

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乃復事西南夷。

綱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公孫辛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

馬。烟支。至祁連山而還。兵未有書所至者書。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疾。將萬騎。出隴西。見擊匈奴。轉戰六日。

過焉支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一。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一。故

名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綱秋匈奴渾邪王

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休屠王。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

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世馬。民或

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見上卷。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何至罷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近

五郡。隴西北地。上。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休屠王太子日磾。密。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

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

大。上奇馬。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作昆明池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汲黯諫誅賢才

白鹿皮幣

白金三品

三銖錢

鹽鐵官

弘羊心計

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曰殫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朔方今陝西○**昆明池**今陝西

將討昆明今雲南○**昆明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

安府城西南以習水戰○**得神馬於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

屯田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鞭絆

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鞭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

次也○**以為歌**其詞曰大一貢兮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緒騁容○**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

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

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

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

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

久之坐法免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

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

廣為漁利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修窮贖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大空聲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飾也○**有司言**縣官用度

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也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為白金其一重八兩圓之

地其文馬三復小猶之以象人其文龍○**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見上卷於是齊大

煮鹽東郭咸陽複姓南陽大治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言不用年十三侍中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利析秋毫
算船車
以卜式為
中郎

卜式輸財
助邊
公孫弘斥
卜式

北
長星出西
衛霍擊匈奴

李廣數奇

稅及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太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

也及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太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
委也上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
郎賜爵左庶長

潛室陳氏曰啟蒙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
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
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
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春有星於東北夏長星出西北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
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第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議
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目上與諸將議曰趙信見上卷為單于畫計常以
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謂甚矣

為漢兵不能度幕見同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青出定襄見上卷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難
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聲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戒以為

廣老數奇難命母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陣而待會日
且入大風起砂礫小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

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遺感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莫府見七卷對簿以文簿次第一廣謂其麾
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遺感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任安不肯
衛青

愚忠許忠

遣山乘障

乳虎

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為

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見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千餘里封山以祭積土增狼居胥山匈奴中禪去聲除地於姑

衍匈奴中登臨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車去病獨

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然少貴

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少府屬官生膳食齋濟平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

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穿地為營域作鞠室也蹋鞠見上卷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

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書留不遣何使尋命也故任敵不書名**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

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昌上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

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者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

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害處別築為城因山自度鐸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入無敢忤湯者

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作色憑怒致之於冠乎故湯之用事至使

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寧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產乳之虎無值

寧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聲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

斂迹後徙定襄見上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一日皆報論決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慄

覆之曰掩

冬月益展
少翁伏誅

文成將軍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汲黯為

淮陽太守

得君卧治
淮陽

遣使治郡
國婚錢

楊可告緡

杜周治告
緡錢

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如鷹鷂之搏雀為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

見上卷王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都尉擢郡中豪敢往豪猾而果敢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

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平聲冬月益展轉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為能擢為中尉方士文成將軍

少翁伏誅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樂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目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上上有所

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

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返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

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李有罪自殺目坐盜孝景園墮見十二地也目罷三銖錢鑄五銖錢目以汲黯為淮

陽太守目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汲黯黯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太守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恩報病

力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言不久即顧淮

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解行過太行見十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預朝廷議矣後

上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

綱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水遣使治郡國婚錢殺石內史義縱目上既下緡錢令見上而尊卜式見同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見同於是楊可時主告告緡錢見同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

反翻者反平反也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即就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皆破民偷偷食好衣不事產業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統率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閣廢沮

事沮敗棄縱市綱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卒具官爵姓綱殺大農令顏異顏異之死

張湯以頗
具反唇為
腹誅

張湯佯驚
張湯為吏
厚足

張湯又佯
驚
固宜有

起柏梁臺

語治又甚之死不以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見同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去上上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
等錢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翻唇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例也則而
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妖言令雖然猶是猶或發於口或筆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如
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難必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
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乎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
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
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自白志氣不得以自伸反貽
暗昧之誅嗚呼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莊青翟下獄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同湯所厚

史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

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史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告變

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錢瘞理也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

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

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先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

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作承靈臺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

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作承露盤

三月大雪

置均輸
三官錢

天馬

使函谷關
於新安

株送徒

封姬嘉為
子南君
方士尚公
主

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以趙周為丞相三月大雨去雪夏大水人

餓死置均輸禁郡國鑄錢目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

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於是六十年始禁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非三官錢不得行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書始通何難解也自張騫使西

官辨銅令是為上林三官見同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為王者之號則是斷短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見同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俱見大

夏安息在大月氏西身毒于闐見同上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以城下

味如酒也今陝西郡後又分置武威郡司涼州衛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多善

行都司肅州衛馬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言其為天馬子也膊音博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丁卯三年冬徙函谷關在河南河南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均輸紛紛與利不一而足至

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目所忠諫大夫姓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齊等之民也言世家

無術而為色目以罔之爾書之於冊亦可愧矣目所忠諫大夫姓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齊等之民也言世家

狗馬弋獵博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諸生博戲等事決為徒役者名為株送株根本也送引也

戲以亂百姓徒入財者得補郎賸罪買爵郎選衰矣關東飢人相食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十二雉雉上如人臂雉故名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今河南

縣陽而還書始如何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封姬嘉以奉周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入綱目

有書者書此何誠也以方目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上卷美門八

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卷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

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

清陽得大
龍
以倪寬為
左內史

泰時
卜式請父
子往死南
越
甯耐等爵
耐金

耐金

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夏六月，汾陰得大鼎。自迎至甘泉。見十一卷薦之郊廟。羣臣皆賀。以兒倪寬為左內史。自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擢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闕挾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願去聲。課試也。上當免民聞當免皆悉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祝不絕。縑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以方士公孫卿為郎。上幸雍。見十二卷。且郊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銅鑄鼎於荆山在河南府閿鄉縣。聞音楚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冉平聲。胡頰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聲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遣使喻南越入朝。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十二卷遂獵新秦中。見八卷以勒邊兵。立泰乙及五帝祠壇於甘泉。

見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自是為泰時。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

為王發兵反。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賜卜式爵關

內侯。自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九月，甯耐

宙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

所以戒。自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甯耐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

宗廟武帝因九月甯耐會諸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

侯耐金輕下獄自殺。以石慶為丞相。自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

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醞謹而已。樂大伏誅。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用及其言不驗則本往往

之明。自大裝治行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驗也。無坐誣

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五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平南越置
九郡
帝如緱氏
觀大人跡

平西南夷
置五郡

卜式正言
以選名
帝自制封
禪儀

閣腰斬

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蒼梧梧州府鬱林廣西潯州府交趾九真日南今安南國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儋耳府瓊州郡帝如緱今廣東廣州府觀大人跡成將軍少

州府合浦今廣東瓊州府交趾今安南國九真今安南國日南今安南國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儋耳今瓊州府瓊州今瓊州府郡今瓊州府帝如緱今廣東廣州府觀大人跡成將軍少

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藥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樂大伏誅矣次年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漢縣故城在河南城上上親往觀問卿得毋效文成卷上五利卷上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貫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平西南夷置五郡目平南夷為牂牁歌今四川夜郎見上卷上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見同上皆振恐

夷置五郡目平南夷為牂牁歌今四川夜郎見上卷上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見同上皆振恐

請臣置吏乃以叩見同都為越雋聲上郡今四川符見同上都為沈黎今四川黎冉駹為汶民山郡今四川成廣漢今成都西白馬白馬地名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焉在廣漢之西為武都郡今陝西鞏昌府置張掖敦煌今甘肅煌郡今甘肅分武威酒泉俱見上地

置張掖敦煌俱見上煌郡今甘肅分武威酒泉俱見上地

夫帝之舊式以感見十以下式為御史大夫前書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下式為御史大夫遂以言事見疎踰年而有貶為太子太傅之書矣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見上作鹽鐵見上苦惡

致堂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選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聽者姑節取焉可也

帝自制封禪儀書自制儀何議之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議乎封禪見四四卷目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上卷上乃令諸儒草封禪儀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倪寬寬曰封泰山見同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瑞信也以玉為信曰瑞謂圭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武帝勒兵
巡邊

封禪

東方朔諫
求蓬萊

賜桑弘羊
置平準

民不益賦
而天下用
饒
卜式請烹
桑弘羊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地名在陝西西安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行自雲陽

單于令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郎縣而釋兵綱賤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去年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從其民江淮間綱上以闕地今福建省險阻數朔反覆終為後世患乃悉

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綱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

至碣石見八而還五月至甘泉見上綱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綱正月上

幸緱氏見上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上卷

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下官玉牒書鏤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

石泥印以受命之書秘明日禪泰山下趾山曰趾東北肅然山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

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羣臣上壽稱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

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待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

萬八千里云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綱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幹管主之也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尚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互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輸送之物積音恣貴即賣之賤即

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侵取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綱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

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見上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遂昌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

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

漢武帝
六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同時再字

填星如瓜

築宣防宮

作蜚廉柱
觀通天莖

仙人好樓
居甘泉產芝

作明堂於
汶上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若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更甚於如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蠱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

○秋有星李于東井又李于三台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字再明○望氣王朔言候也推測獨見填鎮星即德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士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卷見上還祠泰乙見同以拜德星○春如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還過祠泰山

卒數萬人塞之上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聲白馬王璧令羣臣負新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義取

防塵也至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立越祠越人勇之也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見上卷王敬鬼得壽乃令

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越俗持雞作蜚廉柱觀○蜚廉神禽也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即柱宮俱在通天莖臺在西安府涇化縣甘泉宮內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

漢書並無觀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武此又作蜚廉柱之戒耳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而候神人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恒也○赦之肆赦播告之修書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夫○獸紀元見上卷○早○書上書產芝芝生而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草○見帝云爾○馬作歌見上○早而下書早安帝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安帝

卷目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子天旱之意其欲新

○秋作明堂見上於汶問上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於汶上何識也禮在國陽於綱以杜周為廷尉書法見上○周外寬內深次骨次至也其用法其治大放聲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見十卷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

趙破奴擊樓蘭

餘萬人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去雪。○寬大如馬頭。○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樓蘭西域國名去陽關千六百里。○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域西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俱見上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見同列亭所也。○障見上至玉門關名亦在矣。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漢縣故城在河南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繼嗣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預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初置刺史。○自冀幽并兵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郡。○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自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奔立則踶人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謂被世而立功名夫泛同聖音捧駕之馬言馬有逸氣託跡無檢局弛連禮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見上災。○春作建章宮。○以柏梁災故在西北。○夏五月造太初曆。○同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始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叢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乃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細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大中大夫公孫卿壺胡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見二卷兒倪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土數。○定官名。○協音律。○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書伐。○漢使人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宛國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目漢使人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宛國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官令其東邊郁城大宛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

初置刺史舉茂材異等詔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兒倪寬請用夏正遣李廣利伐宛

趙破奴擊樓蘭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上卷

貳師將軍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王湯舒罪至五族

公孫賀不受相印

河帶山礪

起明光宮

春秋大九世復仇

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見上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敦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飛蔽天見十卷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溫舒少文居廷朝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弄巧繫請奏行論罪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曰我從是殆矣

己卯三年秋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

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吳連文景

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

太常之祠國除現侯纔四人綱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綱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

十匹書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議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

綱書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議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唐長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實實云未侯綱秋起明光宮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匈奴

鉤犁湖也名單于死弟且迫鞬低侯單于立使使來獻綱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見十卷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見十一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

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且鞬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哀公烹于周紀侯潛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蘇武使匈奴

衛律說蘇

雪拉瓶
雨白麓

司馬遷論
李陵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之尊者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不張勝累上嘉單于之義。遣

蘇武之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衛律是時為丁靈王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武。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武。

副張勝。勝請降。律謂武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聲休去彌山。富貴如此。蘇君

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曰。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教中害地絕不

飲。去聲。寺。天雨。聲。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牡羊也。曰。羝

乳。去聲。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雨。聲。白。麓。之。強。曲。者。終。綱。目。一。而。已。

士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李廣利匈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眾。免諱而

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貳師。見上

目。刺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目。貳師。見上

出酒泉。見上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師引兵隨之。

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詔拜充國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

丹陽。見上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見上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載衣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

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石。命也。中。聲。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向。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子汝

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出居延。漢縣。故城在陝西。至浚稽山。在匈奴

與單于相值。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

南行。日五十萬矢俱盡。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

繡衣直指使者

作沉命法

雋不疑戒暴勝

令死罪入贖

皇子弗陵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藥其短其短喻釀成其禍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踐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弩弓也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折亦足暴僕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字如以報漢也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稅下遷腐刑宮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盡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識之目上好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去聲繡衣義見下文持節見八虎符兵符也發兵以剿擊所至

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其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散亡復聚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直指謂指事而衣繡尊寵杖斧得專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渤海今直隸河間府聞

郡人雋前上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今山東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權角酒酤故權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禁民酤釀官自開書權酒始此作備於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夏四月立子驁博為昌邑故城在山東充州府金鄉縣王令

死罪入贖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於茂陵見上卷

丁亥三年春正月皇子弗陵生皇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目弗陵母曰河間今直隸河間府趙婕妤接仔于官生